

李喬心中的「寒夜」，始終不曾過去？

不管是缺點或是羞辱，只要願意面對就沒事了。這幾年來李喬一直想：台灣人是被詛咒的民族，要怎樣從被詛咒裡面解脫，是他在未來的小說中所要探討的。

文／邱麗文 圖片提供／李喬

早 年還在就讀新竹師範學院的李喬，曾被一位充滿智慧的長者提醒：「做人應該我行我素、目中無人」，從此影響了一生，也立志成為不畏窮困仍然筆耕不歇的作家。「當時我聽了長者提醒的話，心中所受到的衝擊相當大。因為還在摸索人生的我

突然間體認到：只要是自己想清楚的事，就該不要猶豫、勇於去做。」所以，李喬用了大半生的時間，不斷創作、不斷將心中的感受寄情於文字，只因他深信自己：「沒有別的興趣，就喜歡寫小說。」

外務繁忙的小說家

寫小說，是一場相當寂寞的旅程，特別是寫長篇小說。因為作家在逐字完成作品的過程中，是不可能有人陪伴的；所以一篇小說完成的時間愈長，就代表作者孤獨的時刻愈久。而且在作品完成的過程中，



李喬認為，「如果一家的土地，自己放在那裡，永遠沒有重點的課業，應該將重點放在地標、尋找地標、尋找地標、尋找地標、尋找地標。」

小說家還要同時面對「兩個世界」的角色衝擊，往往一個失神就會導致時空錯亂，甚至還有「精神分裂」之虞。

李喬，是一位完成了數百萬字作品的小說家，也是長年投入台灣文化改造的教育家，更是積極關心國事的總統府國策顧問。眼見充滿活力、行動力與實踐力的李喬，不但所涉獵的領域又廣又深，加上他在文化界、教育界甚至政治界，都有備受推崇的地位；而他在「有能力付出多少、就幫忙多少」的使命感催促下，不去推辭來自各方的熱情請託，而成為外務繁忙的人。本來認為，光是當個著作驚人的小說家就已經相當吃力了，卻在碰到李喬後顛覆了既有的想法。

透過一部部充滿對文化關心、理解與實踐的小說，再感受現實社會中的李喬，總覺得似乎是連成一體的。我想，每當在夜裡，當他蓄積了一天下來的心得，而感受到下筆如同「自動寫作」般的行雲流水時，他就已經與小說人物合一了。所以閱讀他的小說，才能令人產生如此深刻的體會，一如閱讀他的人。

童年最初的體會是：性和死亡

今年六十八歲的李喬，坦言自己的「知識饑渴症」，直到近五十歲才減緩症狀。通常「饑渴」的來處，是基於普遍缺乏的感受，這也是許許多多台灣人潛藏在血液裡的隱痛。在貧窮的山村裡長大，加上從小就體弱多病，讓李喬的成長奠基，就先蓄足了敏感的元素，對日

後的文學創作有相當重要的影響。到了五、六歲時，一向比自己健康的大妹竟然死了，讓多病的李喬初次近距離地接近死亡，「我的第一個感覺是：死亡就是冷的。於是就試著把妹妹抱在懷裡，可是，還是冷的，就這樣抱起、放下折騰了一天。」妹妹的死亡，一直影響著李喬的心情，也讓他日後開始有了親近宗教的念頭。

「記得在童年時認識一位老人家，總是穿著丁字褲，帶把戰刀。和老人家在一起，總看著他經常用手抓抓他的卵子說：『我這個東西啊，老了，沒有用了。』或者，會聽到他說：『死啊，很可怕哦！要我把抓到黑黑的洞裡面。』與老人家相處，讓我經常體會到：性和死亡；而這兩個話題對漢文化來說，始終都是禁忌。」對李喬來說，童年的影響讓他的思考更廣闊，也讓他養成了非常強的好奇心與求知欲，這都是成為創作者最重要的人格特質。

就讀新竹師範的三年，是李喬心智啟發最蓬勃的時期，也讓他從此決定了寫作的志向。由於十八歲就接觸了佛學，加上對西方哲學、社會科學等書都非常狂熱地閱讀，導致他的思考能力大大提升，閱讀人性的視野也不同於過往。那時除了認識幾位啟發思想的人，也讓李喬對自己更加了解：「我雖然天資平平，不過，我非常努力。」自認為不聰明的李喬，對研究學問卻是相當投入，而且總習慣比

民國40年春節全家歡，中站立穿學生服的是李喬，當時18歲，念苗栗農校一年級。



背景難以避免地變得大寫實，所以當近年來許多歷史還原真貌，曾經讀過李喬小說的人們才驚歎：原來歷史與小說的距離這麼近？原來這些苦難都曾真實地發生在這片土地上？

爲了即將在「公共電視」推出的文學大戲「寒夜」(《寒夜三部曲》之中的第一部)，李喬投入了許多心力參與幕後工作，只希望戲劇的呈現不要脫離小說的精神太遠。《寒夜三部曲》不但是台灣的大河小說，也是李喬創作字數最多的長篇，全文達百萬字；主要的故事背景以台灣被日本帝國統治五十年爲經，家族三代的生活爲緯，架構出被殖民的台灣人的苦難與反抗圖像，也記錄

了李喬自己的家族歷史。此外，《寒夜三部曲》不但探討了台灣人面對「土地」的情感，也描寫無所歸屬的孤兒意識，更處處可見殖民地人民的屈辱、忍耐性格，以及人民藉由「抗爭」來尋求尊嚴、獨立人格的意象。

對李喬來說，他喜歡透過小說創作來傳達台灣人的「反抗」精神，主要是基於：怨的感受，長久以來都充斥在台灣人的社會之中，甚至已經成爲不斷重演的歷史悲劇。而受困於埋怨與一味抵抗迫害的情緒，已讓台灣人漸漸變得缺乏原創力與想像力，甚至不敢面對內心的真正需求。

台灣人是被詛咒的民族？

李喬曾對外表達，「人的一生當中，一定有些陰影或是負面的東西跟著，只有當你願意排除恐懼來面對時，陰影才會消失；所以不管是面對缺點或是羞辱，只要願意面對就沒事了。這幾年來我一直想：台灣人是被詛咒的民族，要怎樣從被詛咒裡面解脫，是我在未來的小說中所要探討的。」

近年來，李喬不斷感受到，社會好像都患有深度近視，所以面對敗壞的風氣總是看得模糊、看不清楚。而他，卻因爲看得比較清楚而顯得憂心且感慨不已。或許，也只有不斷蓄積生活中不可不發的感受，才能讓小說家持續創作而不致文思枯竭。李喬，一個爲時代、也爲自己說故事的小說家。